

零戰

日本帝國 海軍戰鬥機戰史

一個在日俄戰爭時期工業尚須仰賴進口的小國、一個在航空發展史上起步遠遠落後西方列國貧弱國家，究竟如何製造出二戰期間號稱「三大名機」之一的「零戰」，並在開戰後的18個月讓同盟國空軍完全束手無策，統治著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天空；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偶然傑作？還是傾全日本帝國之力的精華之作？



作者：戴峰

知兵堂

www.warmg.com



海軍戰鬥機戰史

描述自日俄戰爭結束後之1909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戰敗之日為止的帝國海軍軍機發展的歷史，本書具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以編年史方式呈現：網羅至今已逾百年之前的1909年起，帝國海軍致力於「軍機自造」的政策過程開始，一直到戰敗之日日本海軍尚在研發階段的海軍軍機為止，甚至連還在藍圖紙上的試作機在內，其機種與內容詳細敘述。

二、詳述研發與製造過程：詳細呈現在當時日本薄弱的工業基礎下，各航空器製造公司如何設計與發展出類似像「零戰」一般被西方人刮目相看的先進武器。

三、前線飛行員戰記：前線戰記、回憶錄等相關日本帝國海軍的各航空器戰記全部列入，其資料蒐集之完整為本書一大特色。

售價：45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零戰：日本帝國海軍戰鬥機戰史 / 戴峰 作。
— 初版。 — 臺北市：知兵堂，2012. 06
面：公分，—— (知兵堂叢書精選；16)
ISBN 978-986-6412-37-0 (平裝)

1. 戰鬥機 2. 歷史 3. 日本

598.6

101011393

零戰—日本帝國海軍戰鬥機戰史

作 者：戴 峰

責任編輯：林 達

封面設計：王詠堯

出版：知兵堂出版社

10679 台北市大安區樂利路86巷4號1樓

發行所：通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 8732-5265

傳真：(02) 8732-5295

劃撥帳號：50131613

劃撥戶名：通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網址：www.warmg.com

零售經銷：楨彥有限公司

地址：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5號3樓

電話：(02) 2219-2839

傳真：(02) 8667-2510

E-mail：jen.der@msa.hinet.net

網址：www.jen-der.com.tw

初版一刷：2012年6月

售價：新台幣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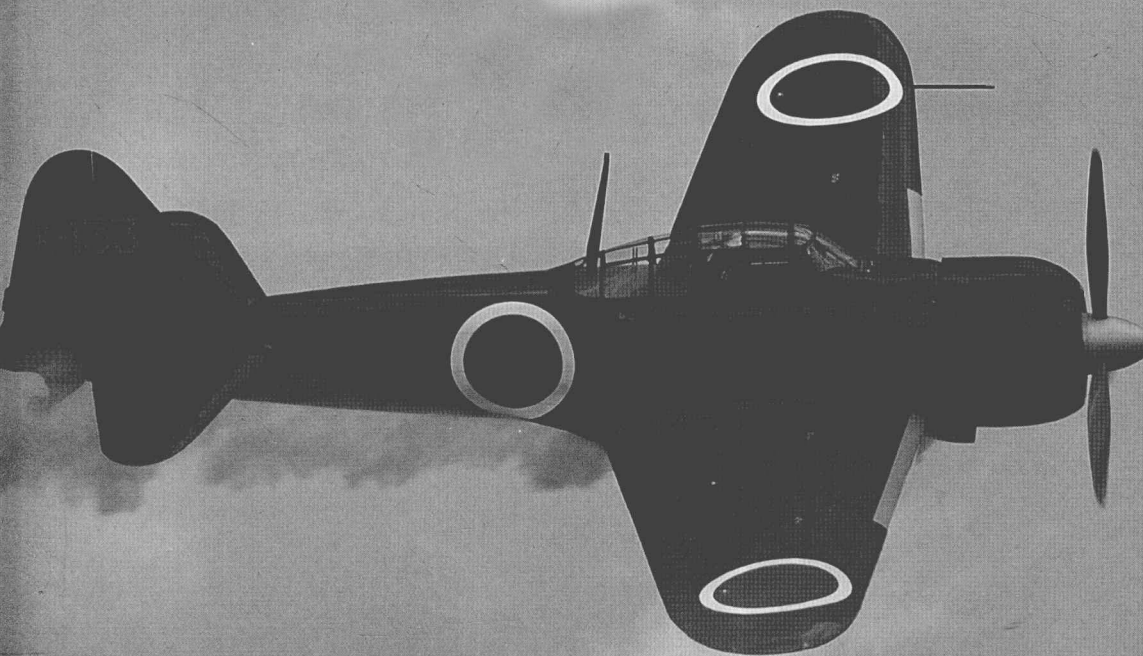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為知兵堂出版社所有，請勿翻印

零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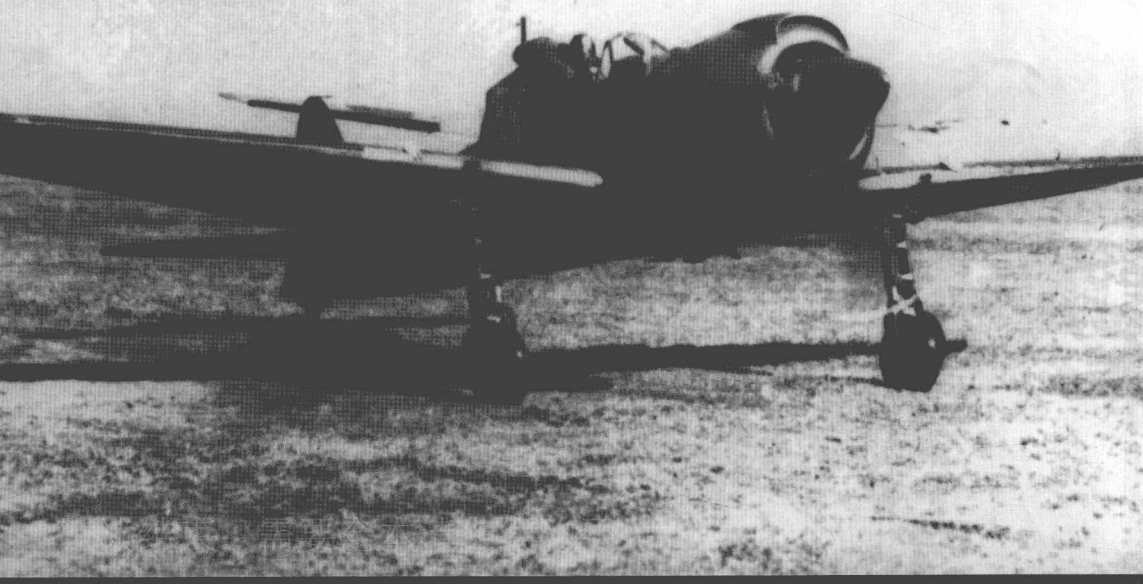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
海軍戰鬥機戰史

作者：戴峰



目 | 錄

序	3
導 讀	6
引 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幾個瞬間	9
第一章：零的萌芽	15
第二章：零的起步—英國扶助下的蹣跚學步	20
第三章：零的發展—邁向「純國產機」之路	33
第四章：零的旋風	94
第五章：獵殺空中堡壘的暗夜精靈	267
—日本海軍的夜間戰鬥機	
第六章：被逼出來的無奈機種—局地戰鬥機	325
第七章：零之狂想—日本海軍的未完成戰鬥機	404
附 錄：日本海軍飛機的命名規則	438



序

1945年，春。

甫自高等學校畢業，更改日籍姓名為岩永武雄的家父受徵召成為帝國陸軍的「幹部候補生」。同年8月15日，日本戰敗，隨後不久他以陸軍少尉軍階身份退伍，成為一名「波茲坦少尉」。（註一）

1944年，秋。

穿著中學校制服的家母，在士林綠油油的田埂邊仰望著天空，親眼目擊著松山航空隊的「零戰」與來襲的美軍格魯曼F4F「黑鳥」（註二）展開生死鬥，她與兄長們忘了害怕，大聲的對天空的日軍飛行員加油打氣。

1945年，夏初。

「海軍少年兵」的家叔駕駛著「零式水上偵察機」自故鄉淡水基地起飛，在北新庄上空盤旋兩圈後投下裝在航空郵筒裡的遺書，隨後直奔沖繩參與「菊花作戰」成為特攻隊的一員，其戰果不明。

其後，叔伯輩們每月都在家中聚會一次，唱著軍歌、吹噓著1945年夏末前的種種，小學生的我矇懂豎起耳朵聽著從戰場歸來的大人們談天說地，其中真假參半也無從考證。印象深刻的是，從「佐世保海兵團」退役歸來的武章伯，偶而會拿出擦到晶亮的信號喇叭奮力的吹起海軍號。

童年，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度過，至今所留下來的就是腦海中學自大人們的百餘首軍歌。或許這是許多日據時代之後台籍家庭的共同回憶；而這些回憶因為帶著些許的傷痛，導致許多阿公或是叔伯們不願再提起進而隨著他們而凋零。

初接到本書的編審工作，因日常工作繁雜，尚未決定是否承接。但剛讀完第一頁原稿，種種沈睡數十年的記憶一一浮現，書中記載的人名、事件、戰役都是遙遠的記憶，但卻因本書而甦醒。於是，編審進行的意外順利，似乎書中的種種都是再親切不過的事務與人物。

本書以編年的方式詳述記載了帝國海軍航空機的開發過程，同時在其中加入了戰地實際使用飛行員的戰記，讓整本書歷史、理論、實戰並存。這是截至目前為止中文書籍中對帝國海軍飛行器記載最詳盡的一本鉅作，同時也可自書中體會在東瀛的叢爾小國如何逆風而上自行研發出舉世著名的「零戰」，進而在兩年間完全掌控著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制空權！

對於台灣的讀者，編者還有一項提醒：別忘了書中所記載的各機種，都曾經在松山、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各機場的上空展翅遨翔！因此，本書中所敘述的內容，對台灣讀者而言可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也是台灣為何機場密度如此密集的原因，因為整個台灣就是一艘空前巨大的航空母艦！更遑論，日本空戰的諸多王牌飛行員如西澤廣義、坂井三郎均出身於著名的「台南航空隊」！1945年，美軍跳過台灣直取沖繩，其原因就在於無法擊沈「台灣」這艘超大型的航空母艦，這項事實至今仍未改變。

台灣，曾經是日本帝國海外最大的基地，或許說整個台灣就是一個大基地。在這個基地上，日本統治者積極的建設與教育，因此在台灣留下許多歷史的痕跡，這些痕跡體現在陸空交通建設、人文教育背景、各項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最重要的是隨著這些政策而來的庶民思想。當時的台灣人完全與「本島」日本一致，同樣承受B-29轟炸機日夜襲擊，婦女們同樣頭戴著棉製「防空帽」躲入防空壕，也同樣擔心著美軍如果上陸時自己會受凌辱而在學校不斷拿著竹槍操練想以「玉碎」行動抵禦盟國大軍；男性們同樣意志堅定想為心中「皇國」而犧牲，同時以帝國軍人身份為榮。這些在當今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在

1945年8月15日前卻是理所當然，與其我們說這是「皇民化」教育的成功，還不如說是在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心中就是將自己定位為日本人。這本書的內容事實上是大多數台灣人父執輩的共同記憶，本書中的種種在他們幼年或成長過程中曾是他們學校裡的教材，或是在報章雜誌上日夜接觸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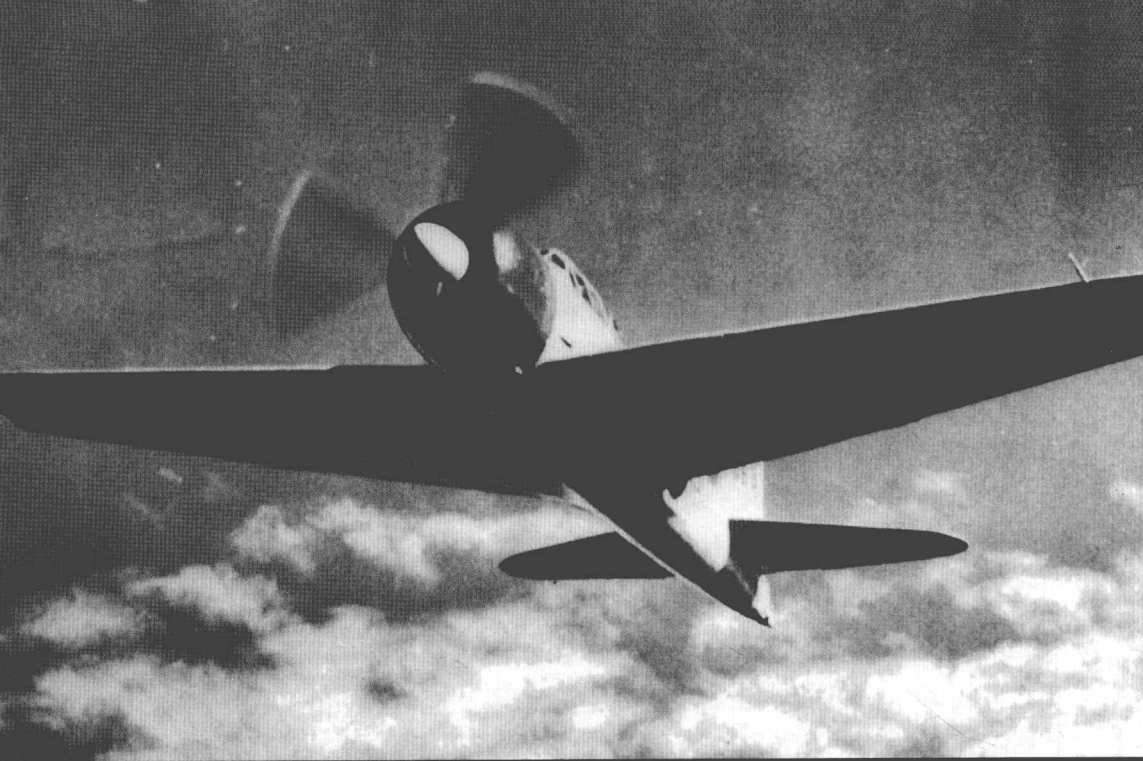
曾有一段時間，我對家父他們的想法深深反感，甚至直接說他們是「賣國賊」！至今我依然記得家父悲傷的看著我淡淡的回答：「有一天你就會了解」。在日後而立之年的某一天，我突然驚覺並體悟到我與他們是「不同國籍」的人！因此，或許我們應該以更寬闊的心胸相互包容。謹以此書獻給擁有該共同記憶的他們，以及做為兒孫的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曾經當時」。

王佐榮

現任木馬廣告公司總經理

註一：「波茲坦少尉」。日本帝國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盟國「波茲坦宣言」的內容無條件投降，但日本陸軍省與海軍省的運作一直維持到同年11月30日為止。在此期間，軍部將原本徵召入伍的「幹部候補生」等准尉軍階一律調升為少尉軍階退伍，因此被戲稱為「波茲坦少尉」。

註二：「黑鳥」。格拉曼F4F因為機身塗裝為靛藍色，從地面上看來近乎全黑。因此當時台灣人除了以「GU RA MAN」稱呼外，也用「黑鳥」稱呼該機。



導讀



《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一書描述自日俄戰爭結束後之1909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戰敗之日為止的帝國海軍軍機發展的歷史，本書具有以下幾點特色與坊間相關書籍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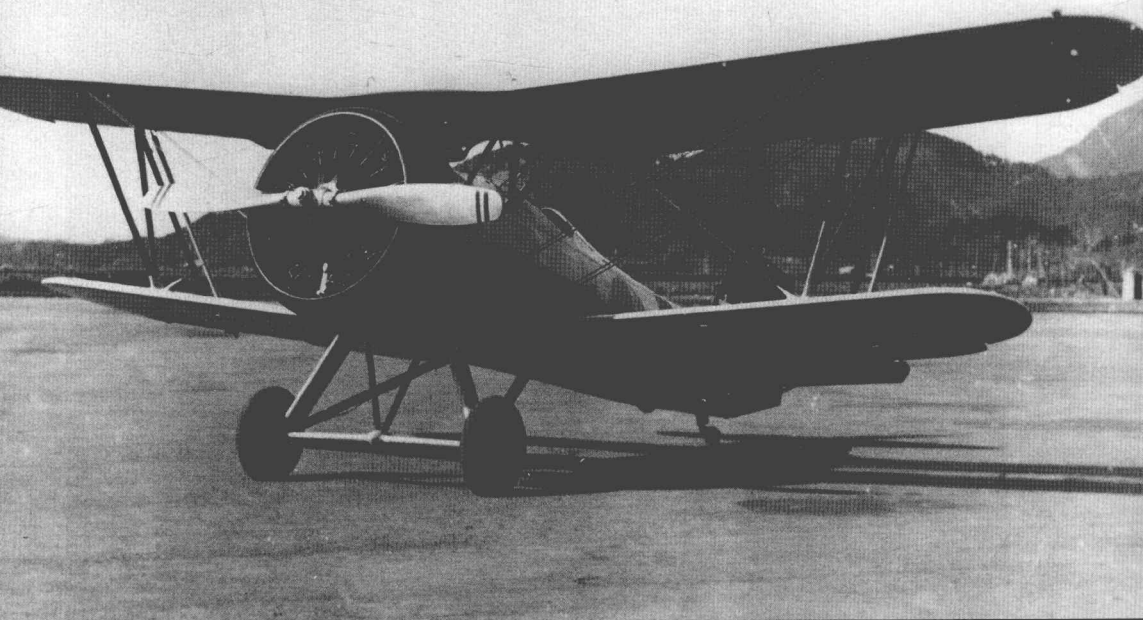
一、以編年史方式呈現。雖然眾多相關書籍基本上均以年代呈現，但其完整度與本書有著極大的差異。本書網羅至今已逾百年之前的1909年起，帝國海軍致力於「軍機自造」的政策過程開始，一直到戰敗之日日本海軍尚在研發階段的海軍軍機為止，甚至連還在藍圖紙上的試作機在內，其機種與內容詳細敘述，包括了帝國海軍所有的各式機種包含艦載戰鬥機、爆擊機、魚雷機、水上偵察機、夜間戰鬥機、局地戰鬥機、特攻機，至今各出版品無人能出其右。

二、詳述研發與製造過程。目前坊間相關出版品與著作大多略過研發過程。但《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一書詳細呈現在當時日本薄弱的工業基礎下，各航空器製造公司如何設計與發展出類似像「零戰」一般被西方人刮目相看的先進武器。同時將設計工程師與航空器製造公司的心路歷程以及軍方招標書的背後思考邏輯完整記載，這樣的寫作方式至今無人能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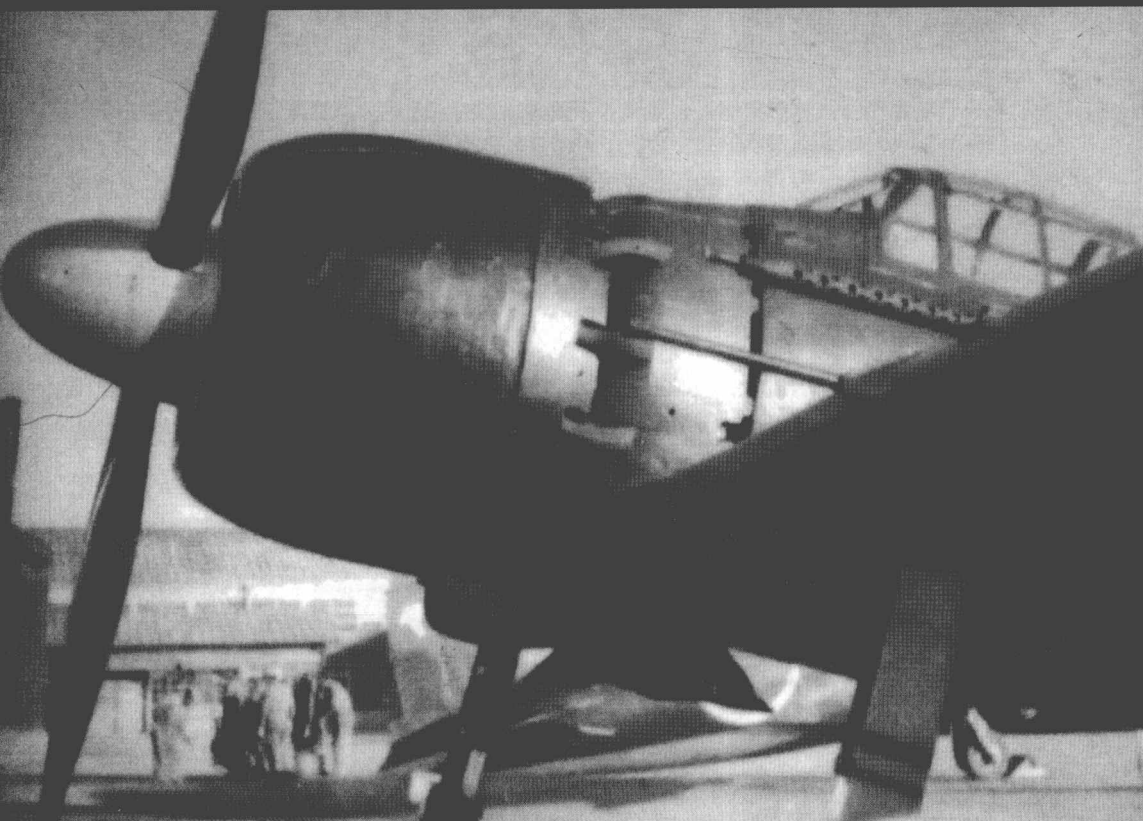
三、前線飛行員戰記。固然關於「零戰」的前線戰記或回憶錄相關各語文書籍種類繁多，但是能夠將日本帝國海軍的各航空器戰記全部列為一書的出版品，至今依然付之闕如。同時關於各機型戰記的描述，甚至在前線發生的小事件都以詳實並具重點的方式記載紙上，前線作戰範圍包括中國大陸、阿留申群島、夏威夷、所羅門群島、澳洲、東南亞各國以及台灣、沖繩與日本本土，其資料蒐集之完整堪稱《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本書之一大特點。

上述三項特色，光僅其中一項已屬創舉大作，但是作者將上述三大特點全部融會貫通且毫無唐突，讓《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全書淺顯易懂、理論與實務並行，同時在相關人物的描述與當時的背景資料均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其深度與廣度實為一絕。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雖然敘述帝國海軍各航空器的歷史，但是並非以「物」的角度做出發，反而將設計開發者、前線飛行員做為本書的主軸；這樣以「人」為出發的寫作方針，讓《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一書閱讀起來充滿趣味如同身置當時現場。

一個在日俄戰爭時期工業尚須仰賴進口的小國、一個在航空發展史上起步遠遠落後西方列強的貧弱國家，究竟如何製造出二戰期間號稱「三大名機」之一的「零戰」，在開戰後的18個月裡讓同盟國空軍完全束手無策，統治著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天空；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偶然傑作？還是傾全日本帝國之力的精華之作？在《零戰—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戰史》一書中可獲得最完整的解答。



引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幾個瞬間



西元1909年3月，也就是日本明治41年的某一天，日本海軍軍令部參謀山本英輔（注1）海軍少佐（1876~1962）抱著一摞報紙和一份意見書敲響了他的上司-當時擔任軍令部第二班班長山屋他人大佐（1866~1940）（注2）的辦公室的門。這一摞報紙刊載著山本少佐所搜集的兩年來歐美方面在「飛行機械」領域所取得的進展的大量報導，而那份意見書，則在開頭就寫著這樣一行字：「最近，歐美各國對於在空中飛行的機械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將來，對於海軍來說，潛艇和飛機等新式裝備在海軍戰鬥力方面佔據重要地位的日子一定會來臨……」。就在這個沒有留下準確日期的一瞬間，日本帝國武裝力量關於航空兵力建設的最早構想就這樣出爐了。

五年半以後的1914年9月5日，也就是大正3年，中國山東附近海面上，兩架由外籍飛行員駕駛的法製莫里斯·法爾曼式雙翼水上飛機從日本海軍水上飛機母艦若宮丸號吊放下水然後轟鳴著飛離了海面。這兩架飛機在當時為德國軍隊所佔領下的中國青島上空盤旋了幾圈以後，飛行員抓起一枚用75公厘砲彈改裝的炸彈投了

下去，地面上的德軍陣地升起來一團硝煙。幾天後，當法爾曼飛機再度出擊時，一架德國軍隊的鴿式飛機（Rumpler Taube）在空中碰了個正著。幾番追逐，最終德國鴿子性能更勝一籌，在法爾曼飛機後方佔據了有利位置。然後機槍子彈如潮水般向法爾曼飛機潑灑過去……這種事情沒有發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軍用飛機還都沒有裝備武器，空中遭遇時雙方飛行員除了對著瞪瞪眼以外，頂多也就是掏出手槍嚇唬嚇唬對方的同行，倒也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於是，日本軍事歷史上第一次空中交戰就此收場了。

1932年2月22日，也就是昭和7年，中國蘇州上空。日本航空母艦加賀號的戰鬥機飛行分隊長生田乃木次大尉率領三架中島A1N 3式艦載戰鬥機奉命出擊。在空戰中，他們咬上了正在追射同樣屬於航空母艦加賀號的13式艦載攻擊機的一架美制波音218戰鬥機。生田大尉帶頭，三架日軍戰鬥機的機頭機槍輪番噴出了火焰，這架波音218戰鬥機中彈後拖著濃煙一頭墜入了蘇州東南約10公里的獨墅湖中，志願參戰迎擊日本侵略者的美籍民間飛行員羅伯特·肖特（Robert



取得日軍歷史上第一個擊落記錄的生田編隊乘員。左起第一人為航母加賀戰鬥機飛行分隊長生田乃木次大尉，中間為飛行員黑岩利雄三等航空兵曹。生田以後運氣不佳，而黑岩則繼續從軍，奮戰多年後仍然幸運的活到戰後。

M Short) 當場犧牲。經歷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朝之後和青島首戰18年之後，日本海軍航空兵終於取得了第一個戰績。

日本東京時間1941年12月8日下午13時許，日本海軍台南航空隊飛行員坂井三郎一等飛行兵曹駕駛著他的A6M2零式21型艦載戰鬥機（注3）在當時美國控制下的菲律賓呂宋島克拉克機場上空悠閒地兜著圈子。

在辛辛苦苦飛行了500海里到達克拉克機場上空之後，原以為會鋪天蓋地而來美軍戰鬥機居然沒有出現，他只能在7000公尺高空饒有興味地觀賞轟炸機群用「死亡之卵」（一種專門用於破壞機場的小型炸彈，又稱「惡魔之卵」）將機場化成一片「褐色的絨毯」。心滿意足的轟炸機返航後，護航任務解除，終於輪到他的戰鬥機有事可做了。坂井帶著他的三機編隊

俯衝到低空，一次又一次地將20公厘機關砲彈和7.7公厘機槍子彈射進一架沒有被日軍轟炸機摧毀的B-17轟炸機直到將這架飛行堡壘徹底化成一堆廢鋁。一次完美的勝利！

1944年10月20日凌晨，還是在克拉克機場上，日本海軍第201航空隊所屬的第301戰鬥飛行隊飛行分隊長關行男海軍大尉（注4）愁眉苦臉地在排列整齊的30多架零式戰鬥機的周圍繞著圈子。就在前一天，新上任的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大西瀧治郎海軍中將已經向他指揮下的201航空隊下達了命令，要求他們立即抽調人員和飛機組建專門用於撞擊美軍艦艇的「特攻隊」，而關大尉則成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名特別攻擊隊的實戰指揮官。這也就是說，就在最近幾天，他的23歲的生命和6年的軍事生涯將以一團烈火的形式劃上永遠的句號。當然他也有機會在一團烈火中提前晉升軍銜為中佐。關行男大尉本來是俯衝轟炸機飛行員，戰爭後期才轉行調入戰鬥機部隊。他對自己的技術相當有信心：「就算不用撞擊，我也有用500公斤炸彈命中敵航空母艦的自信」。而現在，從俯衝轟炸機部隊調到被公認為日本海軍精銳

的201航空隊，他的任務居然不是駕駛零戰與美軍的F6F戰鬥機在天空鏖戰，而是自己變成了一枚炸彈！更確切一點說，是開戰以來曾經一度威風八面、無所畏懼被視為日本航空工業最高傑作的零式艦載戰鬥機已經淪為一枚「制導炸彈」，關行男大尉只是炸彈的導引頭而已。

1945年9月的某一天，日本帝國海軍航空技術廠飛行試驗部主任小福天租少佐一臉無奈的看著手中的命令。從1928年考入江田島海軍兵學校之後，做為戰鬥機飛行員、空戰指揮官和海軍戰鬥機試飛員，小福田少佐接到過無數份命令。而這一次可有點不一樣。過去的所有命令，都出自日本海軍，而這一次這一份，卻是來自於美軍，命令他立即把日本海軍的末代艦載戰鬥機——三菱A7M2 烈風改戰鬥機移交給美軍。小福田租以「所有飛機均已遭到破壞」為藉口硬頂下來了這份命令，唯一一架完整的烈風戰鬥機也被投入名古屋港區的大海中。

幾個短短的瞬間，卻勾勒出了曾經在20世紀上半葉稱霸一時，橫掃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區，令盟軍聞風喪膽的日本海軍戰鬥機部隊從萌芽到創

建，從創建到發展，從發展到興盛，從興盛到衰亡的整個過程。

零這個數字很有意思，它既是數字的起點，比所有的正數都要小，又是數位升位元的標誌，有點終點的味道。阿拉伯數字中的零就是一個圈，起點和終點合一，倒是非常好的

詮釋出了這個特性。日本國內盛行的神道教是典型的多神教，講究萬物有靈，零與靈兩個字的日語發音又完全一樣，所以現代的日本對於零這個數字相當偏愛。日本海軍航空兵的起點是1909年，可謂從零起步；日本海軍所裝備的第一種戰鬥機名叫十年式，不久又應聲改名為一〇式，算是零的發展；達到全盛期的標誌是1940年定型的零式艦載戰鬥機，稱之為零的輝煌也不為過；最後的終結發生在1945年，這一年是昭和20年，以烈風戰鬥機被投入大海而告終結，可謂回歸到了零。冥冥之間果有天意乎？



日本海軍航空隊的創始人之一山本英輔海軍大將。



日本海軍航空隊的另一位創始人山屋他人海軍大將。

日-1962年7月27日，鹿兒島縣人，舊日本海軍軍人。海軍兵學校24期、海軍大學5期畢業。生前最高軍銜海軍大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本權兵衛的侄子。1894年，山本英輔考入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由於在海軍兵學校期間成績優異，1896年，山本英輔獲得一枚學業品行優等章。日俄戰爭期間，山本英輔作為第二艦隊參謀，經歷了多次海戰。戰後的1909年，山本英輔向軍方正式提出了建立海軍航空兵力的設想，成為日本海軍航空兵的創始人。此後，山本英輔先後擔任過駐德海軍武官、海軍大學校長，1927年，日本海軍航空本部正式組建，山本英輔成為首任本部長官。1929年，山本英輔升任聯

注1：山本英輔，1876年5月5

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由於在政治上比較貼近以真崎甚三郎為首的皇道派，1936年的226兵變之後，山本英輔海軍大將退出現役。

注2：山屋他人，1866年6月18日—1940年9月10日，日本岩手縣人，岩手盛岡藩士的後人，舊日本海軍軍人，海軍兵學校12期畢業，生前最高軍銜海軍大將。甲午中日戰爭時期，山屋他人作為輔助巡洋艦西京丸的航海長參加了戰爭。日俄戰爭時期，山屋先後擔任過千歲、笠置等艦的艦長。聯合艦隊作戰參謀秋山真之少佐所提出的著名的T字頭戰法的創意也有他的一份功勞。戰後，山屋先後擔任軍令部作戰課長、人事局長、第二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次長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等重要職務。1923年，山屋他人海軍大將退出現役。1940年死去。順便一提，今天的日本皇太子妃雅子是山屋他人大將的曾孫女。

注3：零式艦載戰鬥機定型於1940年，又是日本皇紀2600年，按照以往的慣例零戰命名為100式戰鬥機也無不可，同期陸軍定型的新式高速偵察機Ki-46就叫100式司令部偵

察機。海軍刻意用零式命名了多種飛機，可見對這個數字的偏愛。當然，筆者也承認，零戰這個詞讀起來上口好聽，確實比百式戰響亮得多。

注4：日本海軍第一支和唯一的一支專業特攻部隊是1944年10月1日組建於日本本土百里原基地的第721海軍航空隊，代號神雷部隊。從組建時間上來說，第721海軍航空隊比大西瀧治郎創建神風特攻隊要早19天。不過第721海軍航空隊所裝備的櫻花特攻飛機一直到次年3月21日才投入實戰使用，所以關行男大尉仍然是日本海軍特攻作戰史上的第一名實戰指揮官。其實一般資料中將關行男列為海軍自殺攻擊第一人的說法也不夠準確。關行男大尉的撞擊發生在1944年10月25日，在此之前的10月19日，他的部下久納好孚中尉就已經完成了首次特攻出擊，只不過久納好孚中尉的出擊既無可信的戰果，他本人也不是海軍兵學校畢業生出身的軍官，所以他的特攻出擊被當時的日本軍方有意忽略掉了。在今天的日本海軍作戰史料中，通常仍然稱關行男為神風特攻第一號，相應的久納好孚就是神風特攻第〇號。奇妙的是，又多了一個零，也算是一奇。